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五輯

小腆紀年

(下冊)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五輯

小腆紀年
(下冊)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十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 鼎撰

秋七月，明魯大學士張國維會師西興。

江上兵每日蓐食鳴鼓，登陸搏戰；日中，復轉舵還戍：率爲常。

徐鼎曰：書大學士繫之魯何？以別於福京也。

癸丑（初四日），我大清兵克嘉定，明在籍前左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等死之。

諸鄉兵來者漸衆。李成棟遣東之王師；鄉兵截於婁東之王師；鄉兵截擊於倉橋街，殺之幾盡。脫歸者泣於途曰：隨邢太太降後，所兵，隨邢太太降後，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蠻子，殺我副將六員與諸將涕泣。然鄉日夜與諸將涕泣。然鄉兵本無將領，一聚卽鳥獸散，城上白旗招合婁東兵大修戰具實，合婁東兵大修戰具。吳志葵遣遊擊蔡祥（考曰：「嘉定屠城人來援，成棟銜枚七百人來援，成棟銜枚襲之。祥持鐵簡登岸步戰，圍數匝；東關有徐福者往救，與俱斃。峒曾、淳耀於城上見之，慟哭相向；發大礮傷二人。成棟焚新涇鎮，破婁塘；峒曾、淳耀會鄉兵於婁塘之磚橋東，不下十餘萬，然擁擠紛呶如聚蚊。成棟分左右翼蹂之，相蹈藉死。或謂大勢

已去，宜爲十萬生靈計；峒曾等推案痛哭，裂招降榜，焚沿城民居，督運磚石。七月初三日，成棟盡銳來攻，昇板扉穴城；諸生馬元調以糞汁灰瓶拋灌之。成棟乃佯攻東門，而潛自北門水竇入；復爲大石所拒，不能克。是夕，有赤氣起北方，俄變而黑，長亘天。五更，大雨如注，守堵者不能立，城大崩。成棟薄東門上，峒曾與其子元演、元潔猶立睥睨間，呼二子去；曰：『我死國分也，祖母在，應代奉事，戀我何爲！』趨歸拜家廟，沉於池；未絕而兵至，引出斬之。二子亦被殺於孩兒橋。淳耀與其弟淵耀入草菴，索筆書曰：『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死此。嗚乎！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與淵耀分左右就縊死。張錫眉、董用圓、馬元調、夏雲蛟、唐全昌等皆同死。錫眉驅妾入水，方自溺。用圓抱其兄諸生用廣共溺，屍浮出，猶握手不解。錫眉字介茲，崇禎庚午（一六三〇）舉人；用圓字知淵，天啓辛酉（一六二二）舉人；雲蛟，字啓霖；元調、全昌，字未聞。又有王雲程者，亦貢生也（考曰：本「嘉定屠城紀略」）。明江西布政使夏萬亨、分巡道王養正、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史夏隆、通判胡縝、奉益王由本起兵建昌；城陷，萬亨等皆死之，由本走閩（考曰：「世表」：『由本以萬曆四十五年襲封』）。

萬亨字元禮，崑山舉人，由教諭歷遷西華、夏邑知縣。弘光帝使迎太后，擢江

西布政使；言者以爲驟，改僉事，分巡南昌。瑞州有保寧王（考曰：按「世表」：『保寧王紹杞，崇禎十六年爲李自成所掠』。當卽其人），避寇南昌。其舍人恣橫，執而笞之，一府洶洶將作難，居民亦譁然欲焚王府；萬亨撫定之。尋遷按察使，署布政司事。南京潰，奉母至撫州，尋入建昌。王養正，字聖功，泗州人；崇禎戊辰（一六二八）進士，由知縣歷知南康府。以平盜功，南都擢副使，分巡建昌。王域，字元壽，華亭舉人，爲宿州學正；以捍禦流賊功，歷工部主事。南都擢本部郎中，出爲建昌知府。劉允浩，字集生，掖縣人，崇禎癸未（一六四三）進士。嘗領鄉勇擊賊於萊州；謁選，授南昌推官。史夏隆，宜興人，與允浩同年進士。胡纘，桐城人。時南昌已爲降將金聲桓所據，士民謀拒守城。域曰：『事急矣！國無主不可以集衆』。乃與萬亨、養正等奉益王由本爲號。由本年少柔懦，不習武事，以戰守機宜委之永寧、羅川兩郡王（考曰：按「世表」：『永寧王由櫨，以萬曆三十九年襲封；羅川王由核，以萬曆三十一年襲封』。而「釋史」云：『永寧王慈炎』。其由櫨之子歟？俟考）；羅川乃與東鄉艾命新、艾南英約諸紳集義，得劉琦、楊獨龍、僧丹竹等三十六將，就南英家歃血訂盟；王、謝二巨室捐貲助餉，練鄉兵幾及萬人，分陣拒守，軍勢頗振。而保寧王者，私與我軍通，約內應。滇將趙印選以象兵援南都不及，假道還師；由本留之。戰既合，保寧王以火箭傷象，兵遂大潰亂。城陷

，由本奔旗塘佛舍，已遁入閩；永寧王走寧都，萬亨等俱被執。聲桓以萬亨能得民，將藉以撫徇諸郡；曰：『公從，當大任』。萬亨書絕命詞見志。聲桓不欲有害賢名，乃與養正等俱械送武昌；同日遇害。建昌士民哀萬亨等之忠也，瘞之沌沔河之側，題曰：『六君子之墓』。而同時以諸生殉難者，則南昌鄧思銘。初，思銘聞北都陷，號召諸生百餘人，習射、學技擊，名曰庠兵。請於有司，有司笑曰：『庠可兵邪？』衆乃散。既而建昌兵起，乃入王城幕參贊。城破被執，指金聲桓大罵。繫於竿首射之，連及六矢；思銘大吼曰：『經時不能殺我，技何劣也！』遂射死。

徐薌曰：羅川王所招三十六將，惟安仁僧丹竹爲最著。嘗從揭重熙襲撫州，猝遇王得仁；丹竹以步逐馬，刃及得仁面，幾獲之。後金聲桓過安仁，聞其病，遣九騎往縛之。丹竹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伏於隘，而單身入酒肆中。金騎見其僧，不知其卽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遽應曰：『我是也』。拔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遇伏，獲其二；再前再遇，獲其三；得歸者纔二騎耳。聲桓破廣信，丹竹以木椿置水中，而持長槍火箭逼之。聲桓兵乘舟遁，舟觸椿盡碎，多溺水死；丹竹盡其所獲而返。後率壯士邀擊王師之入閩者，馬蹶被殺。

明臨川在籍前吏部主事會亨應、揭重熙起兵撫州。

亨應字子嘉，崇禎甲戌（一六三四）進士；重熙字祝萬，崇禎丁丑（一六三七）進士。亨應官吏部文選主事，嘗以事爲御史張懋爵所劾，被謫歸。南都立，重熙由知

州擢吏部考功主事，而亨應以謫籍獨不赴。大兵已下南昌，金聲桓令王得仁徇撫州；亨應乃命弟和應奉父入閩，已與重熙暨艾南英募兵守禦。未集而騎已薄城下，衆皆散。

明在籍左春坊左庶子楊廷麟、左中允劉同升起兵贛州；擢廷麟吏部右侍郎、同升國子監祭酒。

廷麟字伯祥，清江人；舉崇禎辛未（一六三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同升字晉卿，吉水人。舉丁丑（一六三七）進士第一，授修撰；爲楊嗣昌所構，將逮治，旋獄釋。言者交薦；十六年（一六四三）秋，復授職方主事。同升亦以劾嗣昌，謫福建按察司知事；未赴，北都陷。同升馳檄十三郡，興義師；廷麟遇之南昌，乃大集澹臺祠，爲思宗發喪，誓師起義。弘光帝立，廷麟以左庶子召；同升以左中允召，未赴。宗室朱統鐮之誣劾姜曰廣也，誣廷麟招健兒有不軌謀，曰廣爲內應；弘光帝置不問，而所募兵竟以散去。大清兵既克南昌，袁州、臨江、吉安相繼下；已又取建昌，惟贛州孤懸上游獨存。廷麟乃與同升謀邀贛撫李永茂集紳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刻期大舉。王手詔嘉獎，擢廷麟吏部右侍郎、同升國子監祭酒。

明龍泉在籍工部右侍郎劉士楨起兵復泰和、廬陵。

士楨克二邑，守之。明年，吉安復陷，遣四子肇履入閩求援；而令季子嗣升從

李陳玉起兵信豐，爲贛州聲援。贛破，避之南田。明前汜水知縣胡定海起兵德興；敗績，死之。

定海一作海定，南昌舉人，官汜水知縣，致仕歸。貧甚，授徒德興海口之董氏。董亦義俠也，破家起兵金川，定海爲之聯絡鄉勇。洎王師取婺源，金川兵絕我糧道；乘王師之退，攻婺源，殺我長吏。聞王師將進討，徒步乞師於黃道周。比歸，海口已有兵；戰敗被執論殺，首既殊而屍僵立不仆。同死者爲揭新，不知何許人。明德化□□李含初起兵復德化、瑞昌；尋敗死。

含初傾家起兵狼山，連破德化、瑞昌；王師未遑致討也。未幾，所部王拐子私款於九江守將余世忠，襲狼山；含初遇害。同死者：生員李映陽、武生唐扉、鄧士鳳、熊九鼎、宗麻子五人。

明德安□□郭賢操起兵復德安，遂復建昌；尋被執。

賢操連破建昌，而所部高長子私款於我，執賢操以獻。當事者方議撫，釋勿殺。明年四月，集衆圖再舉；我師偵得，環其廬焚之，獨賢操跳而逸。戊子（一六四八）金、王之亂，復投袂起；爲我九江守將所執，殺之。子七人，次良錫與從子良銓攻建昌時，中流矢死；三良鐸，從島兵營戰死。同起兵死者：德安諸生桂登魁、胡戒；登魁妾胡氏殉之。

明瀘溪知縣張載述、貢生魏一柱起兵拒守。

王師下瀘溪，以李光署縣事；一柱縛光送鄭彩礫之。與舊知縣張載述畫策守瀘，敗王師於密潭。

臣竊曰：同時樂平倪氏兄弟，吉水王寵、鄒氏叔姪事皆可傳，附志之。倪大顯者，與兄大恢、大登俱以勇力聞；饒州推官周損幣致之。損敗，歸督師黃道周；道周敗，從廣信曹大鎬。王得仁之屠樂平也，軍中聞大顯勇，爭致之。有僧長八尺餘，下馬搏大顯，大顯斫僧，應手頭落。已圍者數重，度不支，抽刀自刎死。大恢、大登被執，皆死。王寵、鄒文鼎與從子敬，皆吉水人。寵從劉同升起兵，往來臨、吉、撫、贛間。一日爲王師所獲，寵詭降；越日盡殺其伴，即載其旗幟以行。過新淦，峽江令見旗幟以爲本兵也，出迎江潯；寵遽起擒殺之，連破二縣。已而文鼎、敬起兵，寵與之合；戰敗，文鼎赴水死，敬被執見殺。寵復走脫，樹一幟，大書「追剿王寵」四字，呼殺賊而去。去既遠，王師始知其即寵也。後金、王歸明，遍招之不得；寵已入山死矣。

辛未（二十二日），明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募兵江西，以圖恢復。

廷臣請出關，而鄭芝龍輒以餉絀爲辭。會賜宴大臣，芝龍自以侯爵，欲位首輔上；黃道周爭以祖制武職無班文臣右者，終先道周，由是文武不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道周見芝龍無經略志，謂

坐而待亡，不如身自出關。奏請以師相募兵，江西多臣門生故吏，必有肯効死力者；且可連楊廷麟、何騰蛟爲進取計。遂率門生中書蔡春溶、賴繼謹、陳駿音、兵部主事趙士超、通判毛至潔並子弟可千人以行。有獲鋤棘矜以隨其後者，名扁擔兵，實不可應敵。次芋源，賦「責躬」詩曰：『天地何高深，日月猶循環；星宿陳其領，動靜恒無端。舉翼不能翔，而作醯雞觀；大命一以至，不能復研鑽。鬼神欲告之，翕吸近告難；傷哉草木類，不得留朱顏』。至延平，請餉，芝龍斬之；王不得已，給空劄數百道。道周親書劄付獎語，得之者榮於誥敕；又得百人（考曰：福州舉人陳金城家藏道周出師劄付，其文曰：『欽命直省招征事宜聯絡恢復兩京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黃爲出師事：本閣部行師，貴簡練明靜。務要十五人爲伍，一人挑帶糧食兵器、一人挑帶釐具、一人挑帶帳席被窩，不宿民舍、不穿城市；違者重斬輕馘，不饒。約一百八十人爲一陣，遊擊一員；兩遊擊屬一參相。凡參相十員、遊擊二十員，兵士三千六百五十人。務要精壯曉暢，動遵法令。參相二員屬一主，事務大小相承；情法相資，不得偏執已見，致生乖異。今以風、雲、雷、雨、虎、豹、熊、羆、龍、象爲號，每號填補參相一員、遊擊二員、兵士三百六十人。准得洪京榜合補象字號營□□等陣士，務要整齊肅辦，不得參差。遇查點失伍及違令者，斬馘不饒。俟功成日，一體題請封賞陞賚。此劄。隆

武元年十月十五日給』。又另行親筆硃書曰：『洪京榜久餽蠻序、屢領英矛，近以勸進，加恩准貢；乃願就戎行，共圖敵愾。東山雨雪，睠其在懷；板屋溫如，何能不思？已經題請授中書舍人，仍着兼監紀推官，前去招募，以終前業；功成陞敘，睠爾衣袍。劉付試中書舍人洪京榜』。龍溪縣學廩生金城嘗攜之至京，屬同人題跋。非特墨寶，存此見當日軍中法令大概。進師建寧，遣通楊廷麟、萬元吉爲聲勢。尋有以外交諸藩飛語聞者，王遣使馳示；道周自陳，疏曰：『臣田無一畝、居止一椽，幸以是見憫於主上、見信於親友，然不能以是見諒於犬豕豺狼。臣行年六十，無險心醜語爲凶人所仇，無奇功異能爲要人所嫉；獨特一片肝腸，爲高皇列宗與天下黎獻共對白日耳！臣雖庸下，遭逢陛下，魚水相期；一月之內，四疏乞師。至若子弟募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孤身隻手，陷身絕域，每一相見，涕泗漣洳，邇因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寧，渴而谷飲，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健將陳伯輿。念其雄略，十射九破，千勛之力盡於盆水；四顧環堵，何能不哀？今稍平復，遂相對勸臣出關。嗚呼！此亦臣子也，顧曾受朝廷之寵眷而攄憤至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剖胸，誓同分膽共薪；而滄滄訛訛，望影射沙，欲何爲者？陛下不屑爲昭烈，臣亦不屑爲孔明；陛下不屑爲宋高宗，臣亦不屑爲李伯紀。取法不高，則庸佞狎來；視人太卑，則奸豪四至。古今讒賊偏中於高

明，近代人才沈淪於苟賤；惟陛下垂簪！王覽表，手劄慰之。遂出崇安分水關。寧化諸生李世熊上書道周曰：『竊惟國運絕續之交、天人傾定之際，賴祖宗神靈，名世挺生。雖創丕基，如立冰上；內則百寮瞻其風裁，外則敵仇覘其舉措，下則草澤英雄察其氣勢，以赴風雲。夫以師相聞望之隆、天地祖宗付託之重，意必啓沃德心，定謀帷幄；俟規模粗定，然後聲聞不庭耳。乃頓徹坐論之席，鑿凶秉鉞而出；遠近聳愕，以爲廟算宏深，非可臆測。不肖則圭華之人，耳見不出里巷。就里巷事例之，譬故家新破，田宅半割於巨豪，區區別宅僅存者，苟且盤據。垣墉之繆網未盡固，義從之服役未盡力，水旱之儲蓄未盡裕；爲家督者，置此不問，囂然與巨豪叛族詰責侵沒之餘產，不亦輕遽失序乎？幼讀書，見諸葛亮自比管、樂。〔管〕仲學術備見「管子」書，勿論；若樂毅，則亦謹慎好謀之人而已。其爲燕圖齊，不敢圖齊也，必曰與天下圖之；且不敢曰與天下圖之，必曰徑於結趙；又不敢恃趙，而別使楚、魏以淮、宋地委之：於是五國合而齊擊矣。其慎密也如是。若諸葛之出師，亦未敢出師也，必曰『南方已定、甲兵已足，乃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卽如是，又必付託得人：宮中之事悉咨郭攸之、費禕、董允等，謂必能裨補闕漏也；營中之事悉咨向寵，謂必能和穆行陣也。將相分任、宮府肅固，諸葛乃可拜表行矣。先生之旗指江右而毅不返顧也，宮中有郭、費、董否？營中有向寵否？外有趙、

魏、韓、楚之夾助否？若不然者，直若家督諉見在之貲產不治，而先責問未必可復之貲產也。夫人之敢於作逆，據主人之貲產而公然與爲抗，且眈眈欲併主人之餘貲而得之；彼亦自有作逆之才具氣勢也。家督誠欲一朝翦除之，非才具氣勢倍於作逆者不勝。乃今所聞，大可異也。先生之行也，召募市人纔三千耳，餉不給於國帑而資於門生故友之捐助；此一時之義激慷慨耳。朝廷纔給空名劄百十道以爲行餉，兵事歲月未可解，義助能歲月例輸乎？空劄可當衣食易死命乎？就令士馬飽騰，人入致命；三千未教之卒，可枝拄諸道分進數十萬方張之寇乎？今夫尋丈之艇、八翼之楫，雖有狂飆怒濤，每凌而渡之。嘗試置滄溟之濱，洪湧如山，浪及而艇化漚沫矣！長河之決也，摧城郭、蕩山陵，呼吸改天日；僅僅投壁馬，負石束薪，祈禱而闕之，庸有濟乎？或且積精誠、稱天命，簪笏鞠躬以身試其衝；委命而戰河伯，則近愚矣！設若有濟，則是宋襄之仁義誠有效，而「孝經」之退賊果可必也。徐夫人匕首以試人，血濡縷立死；若以薄擊柱石，非折則缺，可立見矣！古之猛鷲莫如秦，善用兵莫如王翦；其破楚也，必六十萬。以至仁伐至不仁莫如周武與商辛。周師之興，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古者一車之卒百，計人當三萬矣。千百夫之長不在是，而尚有友邦冢、君、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爲羽翼，其用衆如此。今敵衆數十萬，氣勢非但楚也，而吾不及周師者十之一；謂永勝閭總之師足策

應乎？魯國吉虔之師可牽掣乎？是數者，非同同心同德，難語於羌、髳、微、濮人，不待智者決也。徒以孑然一軍，欲爲王翦、呂尚、周武所不能爲之事，此天下所共惑矣！今夫閩關之外，皆豺狼所曾蹂踐，而榛蕪之區也。誓師出關，事有進而無退；苟進無破竹之勢，退安所得磐石之基？不幾進退無據乎？則何不暫駐關內，近爲永勝閭總之箱穀、遠爲魯國吉虔之表晷。既可招募建、撫流散之兵，訓練以實行伍；亦可收拾附近荒蕪之地，耕屯以充行餉。信使往來，諸軍如指臂並運，急緩相需，庶幾氣勢完整，合力以攻所必爭乎！此固尋常所共及，或秘略不必出此，則不敢知。若謂明德雖衰，天命未改；名世聲靈久被遐陬。人心之思漢可用、至誠之動物有徵，或不戰而屈、或因壘而降，亦古來萬或一有之事。斯固愚蒙所未能信，而先生亦決不邀此倖也』（考曰：見李世熊「寒支集」）。

徐鼐曰：特書之，卽書史可法治兵揚州以圖中原之例也。然則道周之出師無可議乎？當日天下大勢十去八、九，爲閩疆君臣者，惟有保境息民、繕兵積穀，聯絡楚、豫江上之師以觀釁而動，庶乎其有當也。而乃以新募不教之兵、當百戰百勝之敵，驅群羊而鬪猛虎、搶枋雀以逐蒼鷹，慮材而言，不亡何待！況乎文武不和、糧餉不給，參商訐於朝右、庚癸呼於首山，其於安內、攘外先後緩急之序，又倒置焉！然則何嘉乎爾？天命已去，人謀胡臧；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是武鄉、信國之所以盡臣節也。嘉其志、悲其遇，固不必苛其才與功哉！三復李生書，眞先生之諍友

也。

我大清兵克華陽山寨，明前山東巡撫邱祖德等死之。

王師破山寨，獲祖德父子送南京；不屈，磔死。事聞，贈太子太師吏部尙書。我大清兵克稽亭山寨，明諸生麻三衡等死之。

三衡被獲，賦絕命詩，殺於南京。吳太平等七家皆死。

明封宗室盛瀝爲瑞昌王，授都司方明等官有差。

屯田都司方明，字開之。起兵據廣德，迎盛瀝入其軍，號召義旅；連破孝豐、臨安、寧國等縣，聲勢頗振。事聞，封盛瀝爲瑞昌王，授明等官有差。無何，降將張天祿自徽州還師，明不能禦，棄營走浙東。有潘文煥者，鎮江人；匿瑞昌王於茅山民舍。其部曲喜正赴京口置弓矢事覺，遂殺瑞昌王（考曰：「東華錄」載：『是年八月，洪承疇奏擒瑞昌王朱誼泐斬之』。不知盛瀝何又名誼泐也）。文煥見喜正，切齒罵曰：『吾死何足惜！王能一日在，則人心未散。鼠子乃壞吾大計！』奮然批其頰。其子哭，文煥曰：『我死忠，汝死孝，傳之後世，有頌述焉。不然，一老氓也，誰復知！』械至金陵，不屈死；一女亦不食死。明還長興，爲防將郭虎所執，一小卒指之曰：『此方明也』；遂斬之（考曰：此於月日無考，姑以事次之）。

是月，獻賊屠明成都、龍安兩府屬州縣。

賊與僞相汪兆麟謀，遣馬元利、張能奇等分剿成、龍所屬州邑。兵到處有烟火者，將吏必斬其偏裨；或不忍行刑，多自經於路。有一縣人先期聞之，向酒家索醉聽死。酒家一日累千金，初大喜；繼又大慟，皆叉手委股以就割剝，無或免者。

獻賊遣其黨屠明邛州。

劉文秀復至邛，取遺民萬餘家悉屠之；又殺僧道千人。於是行盡剿法，立搜山、望烟等頭目；匿崖谷者，火薰之。邛、蒲二百里，蕩爲血肉之場。

獻賊遣其黨屠明丹稜。

文秀踞丹稜署，驅城中人於西門外濟橋殺之，屍與橋平。又遣兵搜鄉，以長繩聯絡男婦每數十爲一群，擁至江陵廟殲焉。遂剗北門山爲教場，操兵三月而去。

獻賊遣其黨入明洪雅，義民余飛破之於花溪。

庠生祝鑑之子婦楊氏、二陳氏、宿氏、王氏及少女祝氏避亂山中，爲賊所劫；六氏拜別父母，俱投水死。花溪去縣四十里，背枕飛仙關，面阻青衣水；飛伏壯士數百人於山谷，而以羸弱誘之。賊遂入隘中，伏發不得出；截殺幾二千人，賊大沮喪，沿江遁。

明千總周鼎昌大破獻賊於南安鎮。

賊由青衣江下來江，攻南安鎮；邑人周鼎昌以千總奉閣部王應熊檄，率衆拒守，豎木爲城。賊攻不下，因作浮橋爲長圍計。鼎昌令善泅者潛水中，腰鎌斷橋；賊沉水中，餘賊反奔南岸。鼎昌蹙之，賊大敗，盡喪所掠，奔還成都。獻賊大殺成都居民。

賊惡蜀人之叛已也，詐其衆曰：『有天書夜墜庭中，上帝命剿絕蜀人；違者譴不細』。因聯百姓十人爲一縛，驅至中園盡殺之。太醫院有舊製銅人，賊以楮纂其關節，召諸醫鍼之；一穴差者立死。太慈寺僧近千，因藏一宗室，闔寺俱斬。一日驅人至成都東門外洪順橋，方舉刃，迅雷奮擊者三。獻忠怒，指天詬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乃以雷嚇我邪？』礮還擊者三。是日屍骸激水，橋爲之折。

八月乙酉（初六日），明頒祖訓於廷臣。

頒祖訓五十七條於閣部、科道，大學士林欲揖率諸臣表謝。

明鄭芝龍陳戰守事宜。

時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機宜俱芝龍爲政。集廷臣議戰守，自仙霞關外宜守者百七十處，應設守若干。其戰兵以今冬簡練，明春出關，一出浙東、一出江右，計兵二十餘萬。合閩、粵餉不支一年，乃請於兩稅正供內米一石預借銀一兩，令群臣捐俸、紳士輸助。察州縣歷年積穀銀兩未解者，悉催赴行在；官吏督徵急迫，閩